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之一百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齊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二

張齊賢

子宗諱孫子舉子憲

呂端

李沆

父炳弟維

向敏中

畢士安

曾孫仲衍仲游仲愈

寇準

李迪

子東之承之姪肅之及之孫孝基附李受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徙洛陽父早卒家貧無以爲葬河南縣吏爲辦其事兄昭度授之以經既長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爲人故字師亮常依太子少師李肅家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十策曰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慎刑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還語太宗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異時可輔汝爲相也及遷

進士齊賢偶寓下第太宗不悅命一榜盡與京官齊賢遂以大
理評事通判衡州有劫盜論死失入者五人至卽活之自荆渚
至桂州置郵數千戶困於役奏減其半代還遷秘書丞知忻州
召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轉左拾遺時議皆言河東既平宜速下
幽薊齊賢獨具疏謂帝王舉事動在萬全家六合者以天下爲
心豈徒較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自古聖人先本而後
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于安民
而利之民旣安利則遠人歛衽而至矣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
憲忻代未有軍器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正宜增
守要害左控右扼不當爭求小利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啟
前日賦斂苛重者使經久可行擇州不便於民者委之以閒則
天下皆戴陛下之仁豈不美哉太平興國六年爲江南西路轉

運副使推求前代鑄法於饒信虔州土產銅鐵鉛錫之所置爐以饒州永平監所鑄爲式歲鑄錢五十萬貫凡用銅鐵鉛錫若干萬斤詣關面陳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又奏南劍等處道逢送囚索牒視之率非首犯諸州罪人銅送關下路死過半請委強明吏慮問不實罪及原問官自是送者減半又奏江南宿弊李煜籍民戶根多者一丁黥面自備器甲名爲義軍并小民地房錢吉州緣江勾欄錢編木浮居水場錢悉免之其勤究民弊類此還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中遷右諫議大夫大舉北伐值楊業戰沒上以策訪近臣齊賢自請行邊授給事中知代州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時遼兵自朔谷入薄城下都校馬正列所部南門外衆寡不敵部署虛漢贊畏懦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慷慨誓衆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

美以并師來會戰。至北井。得密詔止美。時遼兵塞川。齊賢計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乘夜伏兵二千於土磴砦。又遣兵三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望見。意并師已至。駭而北走。伏發掩擊。大敗之。擒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端拱元年。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復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約以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我軍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二年。置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五年。叅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入謁。禁中上數其福壽厚。加賜資。搢紳榮之。會掌京庾。王延德欲求外補。托姻婭李沆請於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

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齊賢不欲累沆乃獨引咎罷爲尚書左
丞知定州以母老辭尋遣內艱水漿不入口七日自後日啖一
粥終喪不御酒肉起復禮部尚書知河南徙永興軍論提典芻
糧閤門趙贊以聚橫抵法復歷襄州荆南安州真宗立召收兵
部尚書同平章事嘗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爲報有戚
里甲與乙交訟分財不均命具款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
無得動分書交易授之奏聞莫敢變郊祀加門下侍郎自負有
致君之術與沆不相得每敷奏多不直議者以爲疎闊坐冬至
朝會被酒失儀免四年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上手札
訪靈州存廢之議齊賢上言靈州斗絕當城鎮完全磧路未便
之時中外已言合衆自繼遷爲患危困彌甚南去鎮戎五百餘
里東去環川六七日程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爲之計若能增

益精銳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戍之師。率山西熟兵。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繼遷分兵以應我。則乘勢而攻。然後取城中軍民。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獲平寧。都歸舊貫。再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則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鹽武果陷。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判汾州。改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早寡無子。盡畜貨產。論告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遣使就訊。柴氏所對異狀。謂齊賢子宗誨教之。坐資太常卿分司。西京貶宗誨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爲兵部尚書。知青州。上幸澶淵。命兼青淄濰三州安撫使。二年。改吏部尚書。疏言。臣在先朝。慮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者。論臣太過。謂繼遷只是顧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及與以銀州。

廉察庶滿其意後攻劫不已言者猶謂封獎未厚復賜銀夏土
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當靈池清遠垂欲陷沒
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須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爲敵此乃
以敵攻敵古今上策遂請封六谷名目藩羅支俾其展効與近
臣謀見不同多爲沮撓後繼遷果爲羅支射殺邊患少息今其
子德明依前攻劫志似不小臣慮乘大駕東幸去攻六谷則瓜
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爲控制向使羅支尙在未足爲虞今已淪
亡斯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
射言玉清昭應官給特符瑞有損謙德屢請罷役從祀汾陰進
左僕射請老以司空致仕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諡文定爲人資
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畧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
寧福壽時罕其比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獎寒雋不忘舊恩

神放之起齊賢實薦之李肅死爲營葬事歲時祭以禮兄事塋
父故吏雖貴不替昭度卒求贈光祿丞特以受趙普薦至大位
乃與秦王與多遜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諸子多能
有立宗信內殿崇班宗諒殿中丞宗簡閤門祗候宗訥太子中
舍宗禮最賢雖累資登朝爲大理寺丞然畏羈束故多居田里
宗誨字習之少喜學兵法陰陽象數之書無不通究蔭補秘書
正字遷太子中舍通判河陽徙知富順監擢開封判官三司度
支勾院後爲永興兵馬鈐轄徙鄜延路兼知鄜州劉石之敗黃
德和遁還恐激爲亂納而拘之以聞嚴斥候使老幼併力禦之
敵引去領興州防禦使兼知邠州終秘書監致仕爲人性貪雖
謝事尤事貨殖子二子阜字叔謨素有才名人樂與游最善
伊洙不以通否易意舉進士授秘書郎知新鄭縣擢著作佐郎

進直史館累官司封員外郎 子憲字彥章以蔭任將作監簿
獻文賜同進士出身累遷刑部郎中知光化軍歷太常少卿三
司鹽鐵判官直史館知洪州遷右諫議大夫徙揚州卒

呂端字易直餘慶少敏悟好學蔭補千牛備身歷國子主簿
太僕寺丞秘書郎直弘文館著作佐郎直史館宋初遷太常丞
知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假太常少卿副郝崇信使契丹太
宗改司門員外郎知成都爲政清簡遠人便之秦王廷美尹京
端充開封判官會征河東王當居守端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
甲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從之尋坐王府吏違詔市竹木
貶商州司戶叅軍移汝州復判太常寺事出知蔡州有善政吏
民奏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兼侍御史知雜事奉
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處之自若還遷戶部郎中兼判

禮院俄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偁尹開封端又爲判官王堯坐
禪贊無狀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凡引對負譴竄散秩者
皆泣涕爲請至端直陳無屈上知其無他命復舊官遷鎮襄陽
賈黃中素重之留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叅知政事嘗因奏事
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趙普稱爲真台輔
器歲餘寇準以右諫議參政上特遷端左諫議令班準上每獨
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戶部侍郎平章事從曲宴釣魚太宗賦詩
有欲餌金鉤溪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句意以屬端或謂其人
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任之與兄餘慶相去
未遠時論榮焉其爲政務持重嚴大體以清簡爲要與寇準同
列恐其不平請分日押班知印劄升政事堂奏對多與同上
出御札戒諭自今政事必經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致

當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上以準兼樞密獨召與謀既退端邀問曰常事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不可不知準告以故端問何以處之準言上意欲斬於本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若此非計之得願少緩之乃入奏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漢高祖尚然矧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不可擒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爾上問然則何如對曰以臣愚計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卽用其策曰微卿幾誤大事母後病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皆端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尙書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衆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勛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

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
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
然後降階。率羣臣呼萬歲。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
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澣州籍。其家
帝後每見輔臣。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因其軀體洪大。宮
庭階阼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嘗召對便殿。陳當世急務。軍國
重大經久之事。皆有條理。垂意嘉納。進右僕射。監修國史。明年
被疾。罷爲太子太保。車駕臨問。薨。年六十六。贈司空。諡正惠。爲
人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善談論。意豁如也。屢經擢退。數
歷四十年。驟被獎擢。不以得喪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
問及家事。李惟清自樞密改中丞。意端抑之。秉端謁告。彈奏常

參官以疾在告受俸者又構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何所愧畏耶同郡趙玉常脫端父琦於難端感其恩視玉孫紹宗如己子年十餘歲卽表薦出身馮道亦鄉里世舊其子正之病廢分俸給之兩使絕域其國稱重後有往者必問起居其名顯如此子藩太子中舍苟大理評事蔚于牛僭身藹殿中省

冊曰布衣簡在厥始齊賢不藉感恩執引居前端佐秦王獨逃厥愆卷簾審視後代稱焉

李沆字大初洛州肥鄉人曾祖豐泰陵令祖涓洛州團練判官父炳辟邢帥薛懷讓掌書記歷邠州鳳翔判官殿中侍御史知許州以征金陵供億勞加侍御史卒沆少好學器度宏遠登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遷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召試約束

遷將詔書太宗悅升居上等語宰相稱爲嘉士賜錢百萬除右
補闕兼直史館俄知制誥雍熙四年同知貢舉會宋白負謗清
論獨歸之遷職方員外郎名爲翰林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
三年拜給事中叅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內艱起復知河南真
宗升儲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禮卽位轉戶
部侍郎復叅政事咸平初拜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兼中書侍郎
會契丹犯邊帝北巡沆留守京師駕還沆郊迎命坐賜酒慰勞
久之四年以南郊恩加門下侍郎尙書右僕射帝問治道所先
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
致堯輩是也嘗語及唐人植黨王室微弱沆謂佞言似忠表言
似信如德宗受盧杞欺蔽千古恨之帝曰姦邪雖云難辨然久
當自敗駙馬石保吉囚綠戚里求爲使相沆曰賞典之行須有

所學今保吉無攻戰之勞恐磨物議力奏罷之判永興軍何亮
上安邊書言李繼遷兵勢日盛有圍取朔方之意因奏棄靈州
三惠其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
可保二自環慶起爲西戎北獫狁界限今使合而爲一三冀北馬
所從出近來北邊匹馬無南取足西戎如拾靈武戰馬安資請
築海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糧道若不築二城以必爭之地居
絕塞之外此與捨棄無異帝頗惑之因訪於沆對曰繼遷不死
靈州決非我有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輦而歸稍
遲中外飛輓以生息關右之民未幾靈州陷帝悔不從沆言由
是益重之王旦初憂西北用兵每至盱食及契丹和親西夏納
款旦喜以問沆沆曰善則善矣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
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

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財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悉如其言且喟然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先是寇準與丁謂善屢薦謂才可大任沆曰顧其爲人難使之在上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及後準爲所傾亦大服之先是右正言朱異疏言朝廷命令不宜屢改自今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者宜委官司議其可否必經久可行而後行不可者止之上亦對羣臣言命令屢更甚失治體異等所言不可不戒至沆爲相言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制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祖宗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於一時卽所傷實多陸象先所謂庸人自擾之者此輩苟利一時之進豈念屬

民耶士大夫初聞沆言。以爲不切於事。其後制度紛更。公私困敝。始信其言簡而要云。景德元年七月乙酉。將朝疾作。詔太醫診視。遣候之使相望。明日駕臨問。賜白金甫還官而薨。年五十八。上驚歎。趣駕再臨哭之。慟對左右稱其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齡。言終泣下。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錄其弟國子博士贊爲虞部員外郎。光祿丞源爲太子中舍屯田員外郎。子宗簡大理評事。至仁宗時。詔配享真宗廟庭。沆生平內行修謹。言無枝葉。皆切中興衰治亂居位慎密。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隘。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垣頽壁損。不以屑慮。家人勸治居第。不聽。弟維以爲言。沆曰。吾每念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

如意自求稱足耶巢林一枝耶自快適耳。至今人稱達者與諸
弟甚友愛尤器重維。維字仲方博學知名善屬文凡巡幸四
方典章文物多所祭定嘗修七經正義續通典冊府元龜性寬
易喜怒不見於色第進士爲保信軍節度推官真宗初獻聖德
詩召試直集賢院爲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中書
舍人仁宗轉尙書左丞預修真宗實錄遷工部尙書屢使契丹
素重其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求換官除柳州觀察使
改知陳州卒贈尙書右僕射子師錫處部員外郎公謹太子中
舍

冊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仲尼之門子騫伯仲聖相之名
何止於宋兩漢及唐莫之與共

而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漢符離令性嚴毅一子弟自教督

不假顏色常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從調赴京携以自隨及冠刻
鴈自立有大志不屑貧窶登第授將作監丞冠判吉州就轉右
贊善大夫張齊賢薦爲著作郎召見便殿言辭明暢太宗喜之
擢戶部推官尋爲淮南轉運副使時額外計者多挾權勢自尊
斂中獨謙和待僚屬以禮勤於勸最職務修舉召入獻所著文
加直史館趙遷左司諫知制誥未幾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賊
銀分賜法吏敏中獨不受俄坐妖尼道安獄連判官張去華以
累落職知廣州兼督市舶潔已著聞擢轉運使召爲工部郎中
上飛白書其名付中書擢樞密直學士會奏通進銀臺司事多
壅遏或至漏失請命官專蒞卽以領之自是寢寢大任矣先是
權無爲軍皇甫侃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敏中視其名不發紙
遣去侃家僮以書納箚中奏之臨江傳舍有忌者言下御史馳

捕虜取封題如故上大異召見慰諭激賞之決意登用自赴召
纔百餘日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時西北用兵主決機
議明辯有才畧遇事敏速二邊要會莫不周知真宗立進戶部
侍郎咸平初叅知政事從幸涇淵因大兵後議遣重臣慰撫河
北河東命爲安撫大使發禁兵萬人從之所至訪民疾苦宴犒
官吏莫不感悅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
妾喪帝問不更娶王嗣宗素忌敏中言實議王承衍女弟期約
已定豈云不娶又違詔質故相薛居正宅坐罷知承興軍時舊
相出鎮多不以吏事爲意敏中獨盡心民務景德初復兵部侍
郎李繼遷卒遣命子德明歸順轉鄜延路緣邊安撫使許以便
宜從事有告禁卒欲倚儼爲亂者敏中密伏甲廡下明日置酒
召賓僚縱閱儼入踞於中門外徐召至階揮伏出盡擒之果各

懷短刃卽席斬之。命屏屍掃庭。張樂宴飲如故。坐客股慄邊鄙
惴然。帝聞之。稱賞將復召用。因德明誓約未定。徙知延州。委以
經畧。東封用宿望入權。東京留守禮成拜尙書右丞。領吏部選
擢工部。尙書資政殿大學士。賜詩褒寵。祀汾陰。復命留守。厚重
鎮靜。人情帖然。賜詩慰勞。五年復相。兼中書侍郎。充景靈宮使。
宮成。進兵部。尙書。仁宗立。改吏部。尙書奉安。太祖聖容應天院。
爲禮儀使。謁太清宮。又爲儀仗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
國史。時謂異數。徙玉清昭應宮。使引老不允。以重陽宴歸中風。
貶明年薨。年七十二。帝臨哭之。勅輟朝三日。贈太尉。中書令。諡
文簡子。及諸婿親屬並還官。有差爲人性端厚。有儀矩。臨事識
大體。慎於拔引。靜密遠權。雖當大事。若已不預。帝嘗言其大耐
官職。語備載弘道錄故雖至衰病。眷顧不衰。及追贈草制。特諭益以淳

謹溫良四字有文集十五卷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
學士傅亮駕部員外郎傳師殿中丞傳範見外戚孫經繹絳俱
顯官後因經女欽聖憲肅皇后勅恩追贈敏中燕王傅亮周王
經吳王

畢士安本名士元字仁叟以諱改曾祖宗昱雲中令祖球代州
別駕遂家焉父义林觀城令士安少好學孝事繼母祝氏母命
遠求良師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因復爲鄭人登進士辟邢帥
楊廷璋掌書記歷濟州團練推官專掌莞權歲課增羨太平興
國初爲大理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納土遥知台州言湖海新
民始沾天子之命宜有以安輯之願改錢氏叛圖虛張賦數一
用舊籍從之遷右贊善大夫徙饒州還爲監察御史復出知乾
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遷左拾遺

諸王出閤慎擇僚屬命兼冀王府記室參軍賜襲衣銀帶鞍馬
上名語曰王生長宮庭未閑外事年漸長成必資良士贊導使
日聞忠孝之道又詔府僚各獻所著文上閱視累日問其才已
見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俄擢知制誥王願留不許淳化二年
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同知貢舉以疾請外知潁州真宗尹開封
召爲判官升儲兼右庶子遷給事中登位權開封府有近臣怙
勢強取民間已聘之女夫家往訴奏還之咸平初拜禮部侍郎
兼學士校勘三國晉唐等書尋以目疾求外改兵部侍郎知潞
州景德初入爲秘書監進選將餉兵理財五策上嘉納轉吏部
侍郎參知政事入謝上方倚爲輔相問邊方多故誰可與卿共
事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上曰聞其好剛
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

蓄積朝臣罕出其右。第不爲流俗所喜耳。今天下之民雖蒙休
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上曰。然
當藉卿宿德鎮之。乃拜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命班準上有布衣
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皇恐莫知。自明士安力辯其誣。
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斬之。準乃安。無何契丹引兵二十萬分掠
威鹵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高陽東。駐陽城。轉窺貝。薊。天。雄。
上坐便殿。問二相策將安出。士安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
請幸澶淵。士安言當在仲冬行。準請亟往。語在準傳。契丹遣王
繼忠請和。上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信。對曰。臣嘗得降人言。契丹
雖深入。屢不得志。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
巢穴。此殆不妄。臣敢任之力。贊特許其和大計。已定。嚴兵將行。
值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議者閤言。兵未宜北。應在

大臣適士安臥疾請昇從不許移書告準願以身當星變惟君勉之已而少間追見於行在曹利用還約定歲遺銀絹三十萬朝論皆言太費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亦不久還京建議舉按邊要守將易置李允則雄州馬知節定州孫全照鎮州楊延昭保州諸所擇用各得其任悉還邊鄙所獲馬牛并遺民物建議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趙德明亦內附中外畧安乃量時制法次第施行請復制舉增置六科以廣人材二年復病求免敦諭視事十月晨朝至殿廬疾作上步視已不能言輿歸薨年六十八上語輔臣善人淪沒深可悼惜駕臨發哀廢朝贈太傅中書令諡文簡爲人端方沉雅清識醞藉美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營校或親繕寫清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嘗語人曰平生仕宦無赫赫

之譽。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所交游。無黨援。惟引重王祐呂端友善王旦。寇準楊億。自幼識門人王禹偁陳彭年。資性異常。教以學業。遂登科及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草詞也。真宗嘗對近臣稱其飭躬慎行。有古人風。旦亦奏謂。漸慎罕比。仕極通顯。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上感歎。加賜白金五千兩。錄其子世長衛尉卿。慶長太府卿。孫從善光祿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水部員外郎。從簡博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節度推官。從益太祝。從周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偃。仕至郡守。仲衍字夷仲。初蔭陽翟主簿。鋤惡長善。登第。調沈丘令。歐陽修呂公著薦爲司農主簿。升司農丞。吳充引爲中書檢正。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官制局檢討。文字繁夥。區別分類。損益刪補。曲盡其當。凡從中問。必須仲衍。然後報。

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士大夫爭傳之。上元夕與高
勣使者宴東閣。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答。時以爲寵擢。起
居卽年四十三暴疾卒。仲游字公叔。登第。調壽丘柘城簿。轉
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元祐初爲衛尉丞。同黃庭堅張
耒晁補之九人試學士院。薦試擢爲第一。補集賢校理。早受知
於司馬呂范諸人。適居母喪。兼時多故。不求進。用坎壈散秩。而
終年七十五。爲文切於事理。據有根柢。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
莊之語。時司馬光得政。與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
而忠財之不足。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
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
杜其情。而徒欲變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縱廢青苗罷市
易。蠲役錢。去鹽法。凡競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向來用事者。

必將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之聽雖使石人聽之猶將動也以是廢者可復舉罷者可復置竊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令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使天子之心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而不足之諭自無所措然後所論新法始可永罷而不行矣且安石之居位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行今欲抹前日之弊而左右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以累百計之烏在其勢之可爲乎勢未可爲而欲爲之譬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後俱陷黨籍 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爲都官郎中秘書少監卒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父相晉開運中魏王府記室參軍準少英邁迥春秋三傳十九登進士投大理評事知巴東成安二縣每期會賦役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莫敢後期累遷殿中丞通判郢州召試學士院授右正言上將廢楚王元佐言其官中自製甲兵恐至召亂準請令東宮於某月日某處攝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卽搜宮中果有不法俟還而罪之一黃門力耳後果得淫刑器有刻眼挑筋摘舌等物一訊而服由是著名俄直史館爲三司度支推官轉鹽鐵判官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復坐事決乃退上益嘉之曰朕得卿猶文皇之有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成以數對準獨稱刑不平所致因問所以不平狀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有詔二府入準曰頃者祖吉王淮均侮法

受賊吉賊少伏誅淮至千萬以參政沔弟罪止杖仍復其官非
不平而何沔頓首謝帝切責沔即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轉同知院事與知院張遜數爭事會道逢狂人迎呼萬歲遜嗾
金吾王賓奏之互相短斥帝怒諭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待愈
厚雖出尙念不置明年召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
疏乞立儲帝怒而斥之中外無敢言者準入見帝足刺其褻衣
以示因問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
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聖心擇所以副天下望者
上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賈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可
願卽決定遂立爲皇太子廟見還京師小民擁道喜躍曰少年
天子也上初聞之不憚名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將置我何地
準再拜賀曰社稷之福也帝喜入語后嬪皆前賀復出賜準宴

極歡而罷尋以知秦州溫仲舒奏蕃戶居渭南者驅之渭北上
恐蕃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關中因命準使渭北安撫
族帳而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會南郊恩羣臣進秩
祿與準不協條上準擅權除拜不平數事適廣東轉運康戩亦
言準恣其胥臆引呂端張洎李昌齡曲爲承奉不敢與抗上怒
召責端等皆再拜請罪準獨力爭不已帝益不悅因歎曰鳥鼠
尙知人意况人乎罷知鄧州真宗卽位召還舉兵工二部侍郎
爲三司使時合鹽鐵度支戶部爲一命準裁定遠以六判官分
掌之繁簡始均帝久欲相準難於獨任景德元年與畢士安並
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時契丹內寇縱游騎
掠深新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闕意準曰是誘我也請練師
命將簡號銳據要害以備之至冬果大入邊鄙告急一夕書五

至準不發。攸笑。自如帝大駭。召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臣即請幸涪州。帝不得已。始議親征。既而契丹進圍瀛州。直至貝魏。中外震駭。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問準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不然。出奇以挑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奈何。輕棄廟社。遠幸楚蜀。人心崩潰。天下可復保邪。遂決策。及至南城。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敵氣未懾。不可以決勝。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李繼隆石堡吉分大陣扼左右。四方赴援。日至何疑。而不進。帝猶未決。準出遇高瓊。謂曰。大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復入對。瓊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試問髮等。瓊即仰奏。冠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

進。帝渡河。御北城門樓。遠望。見御蓋踴躍。呼聲聞數十里。契丹朴脫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傳歌謠歡呼。上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遇威虎軍頭張瑛守床子弩。發矢中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使者請益堅。帝亦厭師將許之。會有譖其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遣曹利用如契丹。議歲幣。帝謂百萬以下皆可。準名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此吾斬汝矣。利用至。果如數成約而還。河北罷兵。皆準功也。準在相位。用人多不以次適堂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爾。同列頗不悅。而帝待之甚厚。諸臣皆莫能及。王

欽若尤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日送之欽若進曰陛下獨敬準豈以漚淵之功耶臣意陛下當以爲恥乃反以爲功何也帝驚問故對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此行是也帝愀然不悅復奏陛下聞博平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顧準寢衰無何罷爲刑部尙書知陝州從東封改遷戶部尙書知天雄軍契丹使過語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祀汾陰命提舉貝德博濱棣巡檢捉賊公事遷兵部尙書入判都省幸亳州權東京留守林特爲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闕督責甚急轉運使李士衡沮之而準素惡特頗助士衡帝不直準語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此其短也未幾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判河南府徙永興軍準素不

信天書至是上巡檢朱能所爲天書於朝卽改山南東道節度使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景靈官使中外皆以爲非祀南郊進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上得風疾劉后預致準請問言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爲之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因密令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被酒漏言謂等懼奏除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會內都知周懷政謀欲殺謂相準罷皇后豫政楊崇勳等知之以告謂詰旦事聞乃誅懷政降準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他日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準何也左右莫敢對臨崩又言惟準與李迪可大任其見重如此謂本出準門下事之甚謹嘗因會食中書焚汚準鬚徐起拂之準笑曰察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甚懷

愧由是傾搆口。後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踰年謂亦南
竄道過準。遣人以一蒸傘逆境上。謂欲見準。拒之。問家僮謀欲
報。準因杜門。縱博。伺行遠乃罷。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
宴賓客多闔扉脫簪未嘗藝油。雖庖湏所在必然炬燭與張詠
交善。惜其學術不足。其再召時門生勸以若至河陽。稱疾外補。
策之上也。儻入見。卽發乾佑天書之詐。此其次也。最下則再入
中書。準不憚。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天聖元
年遣人自洛中取至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
臥具就榻而沒。歸葬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設祭哭於路側。折竹
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荀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
以從子隨爲嗣。明道二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公。爵如故。諡
曰忠愍。皇祐四年帝感李東之言其保護之功。詔孫抃撰神道

碑御篆其首曰旌忠

李廸字復古其先趙人曾祖在欽避五代亂徙濮州爲人深厚有器局嘗以文見柳開奇曰公輔材也登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徐兗二州改著作郎直史館爲三司鹽鐵判官東封復判兗州坐遷解失嘗謫監海州稅改右司諫起知鄆州名糾察在京刑獄遷起居舍人安撫江淮以吏部員外爲三司鹽鐵副使擢知制誥爲留守判官駕幸毫除知州事值亡卒羣剽城邑方大發兵捕廸至命悉罷之徐詞知賊區處勒銳士擒斬以徇代歸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奏籍城中無賴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名對內東門時頻歲蝗旱問何道以濟廸曰祖宗置內藏庫正以備凶荒請發以佐國用帝因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示廸曰當出

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詔三司毋示恩德。何必曰借。帝從之。東封時。勅所過毋伐木除道。卽驛舍或州治爲行宮。裁令塗墍而已。及幸汾陰。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迪言蝗旱之災。殆有所警。帝亦然之。天禧元年。秦州曹瑋屢請益兵。帝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迪奏言。關右兵多。可分以赴。何必再造。因出佩囊中方寸小冊。備書陝西兵糧數甚悉。帝曰。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瑋。帝大喜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瑋已得兵。勒而不動。無何。唃廝囉果犯邊。使牒者聲言某日下秦州。瑋方出兵。復名問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捷奏果至。帝訝何以知之。迪曰。唃廝囉兵遠來。瑋以逸待勞。臣以此知其必勝。帝益重之。由是大用。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誅。帝怒欲責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奏陛下嗣續。

幾許而乃爲此上大悟命兼太子賓客詔與師傅禮同俄進禮部侍郎欲以代寇準爲相迪固辭皇太子前拜曰陛下用賓客爲相敢謝帝顧曰尚可辭耶轉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景靈宮使上不豫寇準議太子總軍國事迪贊之丁謂曰卽上體平何以處之迪謂監國乃古制定議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請旨及謂擅權用事除吏多不以聞怒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由是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官官迪謂不當增置故事無中書侍郎兼尙書左丞者欲遷迪爲之明日制書出迪不敢受因奏謂罔上弄權黨曹利用馮拯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惟演姻家乃使預政準無罪反行罷斥臣願與謂俱罷付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戶部侍郎尋

出知鄆州太后恨迪嘗諫立已降爲衡州團練副使或慮迪若死如士論何謂曰異日不過云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爲秘書監歷知江寧府舒青兗三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入朝時太后垂簾語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今吾保發天子至此卿謂何如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廼知皇太后盛德后喜以爲尙書左丞知河陽遷工部尙書太后崩名爲資政殿學士判尙書都省未幾復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性淳直不察范諷之誕景祐中坐諷姻黨罷爲刑部尙書歷知亳相二州復大學士留京師與呂夷簡不睦奏其私交荆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惠清覺義夷簡辯以齋祠不預乃迪在中書所行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部尙書知徐州奏所部鄰兗州嶽祠欲爲上所年壽禱皇子仁宗不許久之改戶部尙書復大學士元昊攻延

州廸願守邊帝壯其意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請
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後子東之奉廸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
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兼侍中諡文定帝爲篆神道
曰遺直之碑改所葬鄧侯鄉爲遺直鄉東之字公明曉暢國
朝典故登進士爲館閣校勘進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權侍御
史拜天章閣待制加龍圖閣直學士建言自二府而下補蔭之
門太濫詔裁定得減二千歷知荆南河陽澶州改集賢學士判
西京御史臺富弼薦於英宗命兼侍讀帝初政頗欲肅正官省
束之諫以陛下長君立自宗藩衆方觀望願曲爲容覆從之擢
爲工部尙書請老神宗拜太子太保致仕特命與李受同賜對
延和殿賜宴賦詩勸勞甚渥再遷少師卒年七十八弟承之
字奉世性嚴重有忠節登第調明州司法參軍嘗建免役議安

石稱之以爲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名見命檢正中書刑房察訪
淮浙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還奏役書二十篇加集賢校理時
郡縣遇敏美利謂非朝廷本意悉裁正其數擢寶文閣待制爲
同羣牧使糾察在京刑獄兼樞密都承旨奏蔡確險陂之狀治
相州獄多引朝士望風自折帝意始悟趣使詰問多得全宥與
兄並命爲龍圖閣直學士未幾拜給事中吏部侍郎終戶部尚
書姪肅之字公儀蔭監大名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
功就弗擾民悅之請爲宰有盜令北戶置鼓墮以兵遠近皆應
盜爲之止通判澶州契丹使將過白郡守當示雄彊鳩工構城
屋凡千區擢知德州提點湖南刑獄儼蠻嶺外覲扞諸境會
蔣偕失利亟追兵往躡賊引去狄青孫沔交薦徙湖北轉運熙
寧間入奏值諒祚寇大順城帝訪以西事奏對稱旨擢爲右諫

陳大夫知慶州徙涼州遷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凡十年擢權三
司爲樞密都承旨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卒年八十二爲人
內行修飭毋喪廬墓不入城郭及之字公達由蔭登第通判
安肅軍康定中夏人與契丹發兵並塞疆候戒嚴及之言二敵
以甥舅故特此以慰其心必不失誓好願毋過虞已而果然徙
通判河南亡卒張海倚山嘯聚白晝劫掠及之單騎與語諭使
歸命招知信州入判刑部王堯臣表其學行并上所撰次君臣
龜鑑八十卷韓琦薦名試館職除直秘閣歷開封判官知涇晉
陝三州以大中大夫致仕卒年八十五孫孝基字伯始進士
高第唱名仁宗稱爲能世其家素性冲澹晏殊富弼將薦任館
閣欲令一見孝基辭不往歷知汝陰雍丘通判閬州守隨州事
來卽斷不爲證左回枉甫月中庭已空矣或問之曰無他省事

耶俄求養親改監崇福官判西京國子監官至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頗留意攝生後十餘年無疾而卒李受字益之瀏陽人治平中官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拜刑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贈工部尚書

冊曰敏中大耐後裔顯酬勳恩特異羣宰莫儔澗淵之役畢寇協謀二相齊心海內同休迺雖屢曠厥非已尤自茲以往謏諂相繆

弘簡錄卷一百之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三

王旦

父祐子素孫華弟旦孫古震兄懿弟旭旭子賈

王欽若

丁謂

附林特陳彭年

陳堯叟

父省華弟堯叟從子新

馮拯

子行已仲已

曹利用

夏竦

父承皓子安期

王旦字子明大名府莘縣人曾祖言唐黎陽令祖微後唐進士

官左拾遺父祐字景叔篤志詞學性剛儼有雋氣晉天福中以

文謁桑維翰名聞京師辟鄴帥杜重威觀察支使時漢祖移鎮

睢陽重威心懷反側祐勸以必無反漢仕周令魏縣南樂入宋

拜監察御史知光州乾德三年擢知制誥六年加集賢修撰改

知潞州饋餉無乏朝議符彥卿鎮大名有異志令祐代之兼伺察動靜祐舉百口明其無他願以五代之君猜忌誅殺爲戒由是獲免擢兵部侍郎知貢舉簡拔寒俊畢士安柴成務皆其所取盧多遜傾趙普累諷祐比已祐不從舉宇文融排張說事勸令釋憾多遜不悅後果敗人服其先見生三子懿旦旭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於庭志曰後世必有爲三公者卒年六十四旦自幼沉默好學登第任大理評事知平江有善政遷將作監丞運使趙昌言妻以女代還監潭州銀場何承矩薦爲著作佐郎預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州請建常平塞兼并之路淳化初王禹偁又薦獻文名試命直史館拜右正言知制誥不十年繼父任時論榮之明年同知貢舉加虞部員外郎同判流內銓兼知考課院避趙昌言參政改禮部郎中充集賢修撰

罷後仍判院事。賜金紫。至道初，知理檢院，進兵部郎中。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帝素賢旦，嘗因奏事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斯人也。」同列錢若水、有人倫鑒，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梁棟之材，貴不可涯。」李沆亦推重之。咸平三年，復知貢舉，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澶州，值雍王元份暴疾，命馳還代，權留守奏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聞捷報，當如何？」帝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旣至，直入禁中，號令嚴肅，駕還。家人尙未知，反迎於郊，加尙書右丞，拜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帝納王欽若之說，謂自古以來，希世絕倫之事，必得天瑞，然後爲可。帝曰：「天瑞安可？」必得欽若曰：「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

則與自天者無異也。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請乘間諭以聖意，旦勉從之。因名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視皆美珠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不復異議。祥符初，爲天書儀仗使，封泰山爲大禮使，進中書侍郎、撰封禪頌祀汾陰并謁太清宮奉聖像，皆爲大禮使。遷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仍撰祠壇頌，加功臣。俄兼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宮使，景靈宮建爲朝修使，兼天書刻玉使，遷賜御廐三馬，昭應宮成，拜司空。以慘恤不赴京師，酺宴賜詩導意，旦柄用凡十八年，爲相踰一紀。遇契丹修和，西夏守誓約，天下宴然，務守祖宗之法，力行故事，慎所變改。帝久益信任之，其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每羣臣論事異同一言，徐定歸家，或不去冠帶，靜室獨坐，家人莫敢窺覷。聖帝使人於野得死者，以示執政，衆欲稱賀，旦持不可。一日方

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曰使當賀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宮禁災
帝方歎兩朝所積一朝殆盡令根究所起坐罪旦對曰陛下富
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憂者宗廟社稷天災如此臣備位宰相
首當罷免因上表待罪帝亦降詔罪已坐者獲免有日者妄言
宮禁事帝怒誅籍其家因得刺士占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
史問狀旦曰此人情之常語又不及朝廷不足深罪因自取常
所占問書進上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帝
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帝中悔復命馳取旦曰臣已
焚之矣由是皆免論德張士遜等言太子學書有法艱然曰論
德之職止於是耶且太子不應選舉學士不在攻書敦勉於道
德可也時東封近車駕將出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問何
以答旦曰彼故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微物輕之許於歲給內

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西夏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欲不許帝以問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令自來取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素與寇準善數稱之帝問準何屢毀耶旦謝曰臣在位久闕失必多準無所隱益見其直此臣所以重之帝以是愈賢旦會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撫以聞旦被責堂吏皆罰頃之準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之旦令送還準大慙曰同年安得詐大度量準罷託求使相旦陽拒之曰將相豈可求耶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謝帝具道之準媿歎爲不可及後有奏準在鎮遇生辰造山棚大宴服用僭侈帝怒謂準每事效朕旦徐對曰準誠賢無如驂何帝意忽平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以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絕天下士耶皇恐而退敏中又出彭年所上

文字旦命取紙封之曰其意不過欲圖進爾後彭年參政與王
曾張知白言旦每日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輒批旨行之留
身欲奏帝驚曰有何事不與旦俱旦在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
髮私特諭以小事一面施行卿等謹奉之皆愧而退旦畧不介
意謝曰正賴諸公規益帝欲相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
已隆但祖宗朝未有南人當國者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
王子明進我十年作宰相欽若常與陳堯叟馬知節奏事忿爭
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奏曰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旦言欽
若等不知當坐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以陛下尊臨廣覆外
人聞此恐損觀聽不如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
之俟少間加罪未晚上謂非卿言朕固難忍又與楊億評論人
物至丁謂曰才則才矣使當大位必有德者助之庶幾終吉若

令獨任必爲身累後果如其言與內侍周懷政同爲兗州景靈宮使每請見旦必俟從官盡至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人服其遠慮內臣劉承規求爲節度帝曰承規待此以贖旦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自是官不過留後每日謁客皆滿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籍記之遇有差除密疏姓名以請用者帝密點之同列互有所擬輒不許以是外人不知沒後始得其由故參政李穆子惟簡家居有賢行薦爲太子中允及議知制誥大臣皆屬諫議張師德旦惟言師德可惜向敏中問故答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衆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或言恐有人譖毀之者答曰旦處安得有此但師德待我薄爾敏中固爲請旦曰第緩之使知者聊以

爲戒朝議知許州石普不法欲就劾治且言普武人恐妄有生
事不若名歸置獄既不屈法亦賴保全國體時論多之對江淮
發運薛奎張士遜無他言但云東南民力已竭朝廷權利已至
奎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士遜因而自損人稱得體張詠成都還
代以任中正謂非是人不能守詠之規言者輒止或遇有謫引
咎不辯至人有過雖觸盛怒必辯而後已素多羸疾乞謝政優
詔不許繼以面諭天禧初進位太保尋加太尉兼侍中五日一
赴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帝敦重委託至命皇
太子出拜旦皇恐走避太子隨而拜之具言太子盛德福祿宗
社因薦輔佐十餘人後惟李及交策不至相位帝觀其形瘁懇
求避位惘然許之故事改兼使相獨仍太尉專領玉清昭應宮
使給半奉辭日命肩輿入令其子國子博士雍贊善大夫冲扶

見於延和殿帝問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乎對曰知臣莫若君
惟明主擇焉帝令強以已意舉筮曰莫如寇準遂退日遣內侍
候問手自和藥并著讀粥賜之延所厚楊億撰遺表願日親庶
政進用賢士戒子弟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泰侈上覽奏歎
息親幸臨視賜白金懇辭遂薨年六十一復臨哭之勸免朝贈
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自東封後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悒
悒不樂臨終戒諸子謂我別無過惟不諫此一事欲自黜爵慎
毋厚葬令削髮披緇以斂楊億以爲不可乃止子弟姪外孫門
客常從援官者十數人服除又進諸子一官有文集二十卷乾
興初配享真宗廟庭仁宗篆神道全德元老之碑生平事寡嫂
有禮與弟篤友愛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止於所賜弟呈玉
帶有佳者却之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或欲以繪

錦飾重席亦不許平居未嘗見其喜怒遇食飲不精但不食而已終其身不置田宅上欲治其居力辭而止子素字仲儀登進士爲屯田員外郎孔道輔薦爲御史仁宗掘知陳院方年壯遇事感發時西夏叛盟契丹要求嘗欲省中外無名之費會皇子生將進百僚官加諸軍賞素言願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緡以佐邊費京師旱命卹從詣西太一宮日甚熾埃氛翳空比翼還大雨雷電論王德川進二女諡曰女已事朕左右素言臣憂正在此帝動容遣卹仍賜銀緋擢天章閣待制新置按察使以素領淮南時奉使者類多以苛爲明素獨不撻細故惟繩治其貪刻改知渭州遷龍圖閣直學士原州蔣偕議築大蟲堡敵伺間要擊偕懼來歸素不之罪使畢力自効狄青以爲不可素曰偕不可遣則總管總管不可素卽行矣青不敢復言卒城而還

轉樞密直學士知開封至和秋大雨蔡河裂詔軍吏障朱雀門時仁宗不豫衆心忤忤素恐塞門動衆不奉詔水亦無害出知定州移成都裁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罷鑄鐵錢以權物價凡爲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政跡號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移許州治平初夏人寇許遷砦召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比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濟隍三周積粟支十年鵬老來獻土爲築八堡使居散耕田里有警則聚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訓士氣感奮他道莫及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熙寧初知太原汾河溢亟具舟楫築堤捍之人賴以安入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致仕卒年六十七諡曰懿敏 孫鞏歷宗正丞有雋才長於詩從蘇軾游 靖字詹叔蚤孤力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祖蔭歷通判閬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臺官

契丹數遣使多挾虛聲以濟其欲宜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
加試貢士策以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習擢利路運判提點陝
西刑獄立鄉戶役法一以歲月遣代吏不得權其遲速因著爲
令徙河東訊驗殺人罪囚折服其心遷開封推官曹濮盜久不
獲由大姓囊橐靖至擒獲十八九請并坐之徙廣南轉運使交
趾且至神宗謂王靖在彼可無念卽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
廣州姑二年入爲度支副使卒 曾孫古字敏仲第進士熙寧
中爲司農主簿賑淮浙旱苗寃張若濟獄劾轉運王廷老張覲
失職皆罷之連提舉四路常平爲太常博士加上仁英二廟諡
并升祔四后初議不發冊古言祔廟之禮必由冊而後顯旣云
升祔禮不可闕乃詔用竹冊又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出爲
湖南運判提點淮東刑獄歷工吏二部右司員外郎太府少卿

奉使契丹。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從司馬光與蔡京不合。徙兵部，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遷直學士，知成都入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溫州，復朝散郎卒。震字子發，以蔭銓試優等，賜第上諸路學制。神宗稱其才，以爲檢正中書刑房公事，預修條例，加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房元豐官制行，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上語，面授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兼修市易，敕帝諭以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後且貧民，旣不能償，宜計其負悉捐之。輒籍其家，豈善政也。震頓首奉詔，進起居舍人行西邊還爲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出知蔡州。更歷五郡。紹聖初，權吏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奏獄空徙樞密都承旨。哲宗疑不實，坐奪職知岳州卒。兄懿字文德，勵志爲學，登進

士嘗知袁州有政績卒年四十九子睦 弟旭字仲明嚴於治

內恕以接物尤篤友義以蔭補太祝知緱氏縣嚴於自守民有

承寧三錢緱氏一錄之謠真宗尹京素聞其能及踐阼三遷至

殿中丞引嫌不仕王矩薦其材堪治劇上名旦面諭前代弟兄

同居要地多矣豈以卿故屈之耶命授京府推官固辭改判南

曹由國子監丞出知潁州敍歷中外早有政績擢兵部郎中知

應天府卒年六十八 子質字子野少淳謹力學師事楊億歎

爲英妙旦亦嗟賞之蔭補奉禮郎登進士歷館閣校勘集賢校

理祠部員外郎終父憂通判蕪州守黃宗旦年少易之得盜鑄

錢者以術釣致之喜見於色質歎以爲仁者之政不當如是宗

旦慙謝爲薄其罪還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毀吳元濟

廟更祀狄仁傑李愬號爲雙廟改壽廬二州遷度支郎中徙荆

湖北路運使加史館修撰同判吏部流內銓擢天章閣待制出知陝州卒爲人克己好善自奉簡素如寒士范仲淹貶饒州載酒往餞願爲其黨世以此益賢之

冊曰嗟彼槐翁受賄曲從志慚論道不以正終有贈無諡

方顯至公

訓去文正舊諡故云蔡卞亦然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新喻人祖郁官鄂州生欽若之夕若有光景父仲華早卒郁撫之年十八太宗征太原作平晉賦獻行在擢進士調亳州防禦推官遷秘書郎監廬州稅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毋竇古爲判官常言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以爲病將啓蠲之欽若攘爲已善命吏一夕句校成數上於真宗驚曰先帝顧不知耶對曰先帝知之殆留陛下使收人心爾卽日放遣錢穀千餘萬囚繫三千餘人因是器重

名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尋爲翰林學士蜀寇王均平令
安撫西川所至訊繫囚死罪以下通降之凡列便宜多所施行
還授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郊恩加給事中知貢舉嘗臨津人
任懿登科事覺駕禍洪湛得免景德初契丹入寇命爲兵部侍
郎判天雄軍提舉河北轉運事帝親宴遣之在鎮束手無策還
日累表求解罷爲刑部侍郎尋判尚書都省修冊府元龜凡帝
所褒贊必自名表首以謝卽有繆誤當譴問預戒書吏但云楊
億以下其險詐多此類也歲中復除資政殿學士寇準定其班
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自訴於帝加大字得班承旨上因進譖語
帝遂踈準欽若又言必欲滌城下之恥以兵取幽燕乃可帝曰
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對曰若是則惟有
封禪可以誇示今古鎮服華夷帝心悅之命判兗州矯言景德

四年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有黃紫曳草上字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覽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特具威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使馳奉以進上至含芳園奉迎明日召百僚出所上天書并祥瑞圖以示欽若又言至嶽下夢神人願增壇宇後至威雄將軍祠其像如夢中所見請構亭祠中朝議以爲假設之詞帝信之不疑改元大中祥符封禪禮成遷禮部尙書判禮儀院獻社首頌轉戶部尙書從祀汾陰爲天書儀衛副使明年拜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聖祖降加檢校太尉謁太清宮爲禮儀使自言居第在太廟後墻出入訶導不安易賜官第於定安坊七年同知天書刻玉使與馬知節素不相能因爭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平蠻功次久不決知節面詆其短罷爲吏部尙書奉朝請俄復如故玉皇上尊號遷右僕射爲

會靈觀使有龜蛇見拱聖營除其地建祥源觀復總領之天禧
元年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景靈宮使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
迹四十人繪於廊廡適捕商州道士譙文易私畜禁誓能以術
使六丁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所遺詩問訊不服帝怒除太
子太保出判杭州皇太子以東宮師請歸復資政殿大學士日
赴資善堂侍讀進檢校司空尋授山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
河南與丁謂不協托疾就醫未報輿歸謂詰以擅去官守命中
丞薛映按問惶恐伏罪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子從益一官仁
宗起爲太常卿以刑部尙書知江寧府仁宗常宮中爲飛白書
適欽若奏至遂大書王欽若三字會太后欲再相欽若卽以字
緘置湯藥合中遣中人齎賜口宣召之至國門人尙未知旣朝
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實錄成進司徒郊恩

封冀國公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卒贈太師中書令錄親
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國朝卹恩未有比者欽若少時嘗夜起
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位
至宰輔旣去視其刺有裴度字及貴遂好神仙之事表修度祠
官其裔孫撰文以紀益闡彌文禮儀請躬謁元德皇太后別廟
爲莊穆皇后行期服議者謂天子絕傷暑所言不合禮置先蠶
并壽星祠升天皇北極帝坐於郊壇第一龕增執法孫星位別
制王公以下車輅鼓吹以備拜官婚葬所著有鹵簿記彤管懿
範寶文統錄天書儀制聖祖事跡先天記翊聖真君傳五嶽廣
聞記列宿萬靈朝真圖羅天大醮儀自以潑達道教多所建明
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生平智數過人能委曲遷就以中帝
意加之傾巧敢爲妄誕人斥其矯帝不之信狀貌短小兼項有

附疣時目爲癭相。後仁宗對王曾言觀其所爲真癭邪也。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始終朋比時號五鬼。後歸竟絕。

丁謂字謂之一字公言。蘓之長洲人。後寓洛陽。父顯與賈偁同官涇州時謂方幼一見稱爲遠到之器。遂妻以女。旣長與孫何友善以文謁王禹偁大爲賞鑒。登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饒州。遇異人曰君貌類李贊皇。至爲官贊皇不及踰年直史館遷太子中允。福建採訪使還上茶鹽利害。擢轉運使。除三司戶部判官。體量峽路蠻擾邊還奏稱旨。累遷工部員外郎領夔峽路轉運施黔高溪土兵初捍王均有功旣而爲寇召其種酋宣諭朝廷德意赦而不殺復聽以粟易鹽。酋大感泣願世奉琛貢於境上刻石作誓民免屯戍兵得資給轉刑部員外賜白金有溪蠻別種爲寇卽遣高溪酋討擊擒之并得所掠漢口蠻族復多善。

馬請置館黔南歲給緡帛收市凡居五年徙置夔州城砦皆所
經畫入權三司鹽鐵副使未幾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帝幸
澶淵出知鄆州兼齊濮安撫使提舉轉運兵馬巡檢等事契丹
深入民驚擾爭趣楊劉渡謂督舟人速濟仍立部分司並河執
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丹引去召爲右諫議大夫朝陵
爲隨駕三司使稽查景德四年民賦戶口之籍較咸平六年之
數爲會計錄具上史館請自今歲較額數以聞詔獎之擢權三
司使加樞密直學士會議封禪帝問及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
乃決卽授計度糧草使又議卽宮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宮羣臣
多諫沮者帝召問謂請諭以皇上富有天下建一宮以奉上帝
且祈皇嗣王旦有密疏帝如所諭告之不敢復言卽領提督玉
清昭應宮及天書扶持使遷給事中其拜三司使祀汾陰兼行

在三司復總領建會靈觀欽若薦除叅知政事建安軍鑄玉皇像命充奉迎使朝謁太清宮復充奉祀經度制置使權督勾駕前兵馬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本還判禮儀院領景靈宮重修使摹寫天書刻玉笈并天書儀衛皆爲副使大內火爲修葺使九年兼新置會靈觀使天禧初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徙節保信軍三年復叅政事檢校太尉兼樞密使與寇準不協夜微服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事媒孽其過罷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周懷政敗帝欲謫準江淮間謂特除道州司馬凡與準善者悉逐之同列不敢言王曾以帝語質之恚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會二府兼東宮官李廸先兼太子少傅故令兼尚書左丞以抑之因致大詬廸與謂並罷謂以戶部尚書知河南入謝懇乞復留帝詰所

爭狀對曰非臣敢較乃廸忿晉臣爾命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
 曰有旨復平章更以机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仍進左僕射門
 下侍郎兼太子少師天章閣成拜司空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
 宗卽位再進司徒兼中書侍郎議免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
 深惡之謂潛結內侍雷允恭密撰后手書降出欲獨任不與同
 列預聞機政凡軍國事允恭傳旨付學士草制示謂閣訖乃進
 會除謂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倚勢益橫無所忌憚與判司天監
 邢中和擅易皇堂地衆議喧騰謂庇允恭依違不決詔王曾馮
 拯曹利用等覆視咸云應用舊地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
 坐承明殿詰問謂爲宰輔交通宦官塋陵大事擅有變易因出
 謂所託後苑匠造酒器及允恭求管勾皇城司并三司衙司狀
 言謂與允恭前所奏事皆言偕卿等議定故皆可之拯等奏曰

自先帝登遐。政事皆二人同議。稱得中旨。臣等莫辨虛實。賴聖
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論罪降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仍撾鞠
堂。頒諭天下。迨其子珙玘玘等官又坐與允恭協謀引女巫
劉德妙入禁中妖言惑亂。貶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
遺不可勝紀。其弟誦說諫。悉降黜。自叅政任中正而下罷者又
十數人。在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說。致書洛守劉曄。祈保其家。
曄得書以聞。帝見之。感惻。得徙雷州。內移道州。明道中死於光
州。謂爲人機敏。有謀。兼以檢校過人。文字累數千言。一覽成誦。
三司案牘。吏久難解者。一言判之。尤善談笑。工爲詩。至圖書博
奕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賓客滿座。令盡陳之。聽人自便。而從
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初議營昭應宮。料功須二十五
年。謂令以夜繼晝。每一匠給二燭。七年遂成。林特字士奇。祖

擢仕閩爲任昌令因家南劍少穎悟十歲以文謁江南李景獻
奇之江南平除長葛尉改遂州錄事參軍授大理寺丞通判隴
州有治狀田重進鎮永興遷爲通判賜白金會計李繼遷督所
部芻粟先期以辦呂蒙正薦爲西京留守通判入判三司戶部
勾院梁鼎制置陝西青白鹽前後上議異同命與知永興張祿
同商利害所奏合旨累遷戶部兼鹽鐵副使始得赴內朝上北
征命同知留司三司公事俄與劉永珪李洧北較江淮茶法因
裁定新制歲增課百餘萬車駕謁陵并封泰山祀汾陰祀太清
並爲行在三司副使計度糧草禮成進給事中以右諫議大夫
權三司使兼領玉清昭應景靈宮太極觀副使宮成真拜三司
使寇準言特姦邪又數與爭事帝爲出準特在職如故天禧元
年爲修上聖祖寶冊副使時天下完富特以有心計天性邪險

善附會得專幹財利仁宗在東宮兼太子賓客改詹事丁謂欲引爲樞密副使李迪不可謂貶遂落職知許州還判尚書都省勾當三班院體素羸弱然惟恐失之未嘗一日謁告及得疾纔五日而卒贈尚書左僕射爲人精敏喜吏職據案終日不倦真宗訪以大事陰有所中傷人以此憚之奉詔撰會計錄三十卷又爲東封西祀朝謁太清宮慶賜總例三十六卷子雖亦有吏能歷官三司鹽鐵副使洙官至司農卿知壽州臨事苛急人擊殺之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鹿邑令省躬之子幼好學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師事江南徐鉉爲名輩所賞頗負雋名然佻薄好嘲咏爲宋白所黜雍熙二年始中第調江陵司理叅軍換主簿歷澧懷澤三州推官王化基薦其才改衛尉丞遷秘書郎大理寺詳斷官坐事出監湖州鹽稅尋以喪免家貧賴

僕備取以濟時惟岳累表爲海蘇壽三州通判咸平三年上疏
置諫官擇法吏脩格令省冗員行公舉凡五事召試學士院遷
秘書丞知金州景德初代還直秘閣杜鎬刁衍薦其該博命直
史館兼崇文院檢討同修起居注賜緋魚預修冊府元龜遷右
正言充龍圖閣侍制賜金紫與侍御史賈鄴數建白彈劾上令
中書籍記加刑部員外郎同知貢舉請詳定考試條式命與戚
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所取不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
杜絕請託然中等者多非宿名之士議建封禪預詳定儀注禮
成進工兵二部郎中集賢修撰改龍圖閣直學士遷右諫議大
夫兼秘書監詔編次太宗御集賜勲上柱國六年召爲翰林學
士同修國史謁太清宮爲經度制置副使兼判亳州又同知禮
儀院禮成加給事中天書儀衛并刻玉副使遷工部侍郎俄轉

刑部侍郎叅知政事充會靈觀使叅詳儀制奉寶冊等使侍真
宗朝天書將詣太廟退就中書閣中眩仆卒年五十七上親臨
涕泗廢朝贈右僕射謚文僖錄子佺期大理寺丞孫彥先奉禮
郎爲人敏給博聞強記慕唐四子爲文體制繁靡貴至通顯奉
養無異貧約所得奉賜惟市書籍以附欽若下謂士論鄙之朝
廷典禮無不叅預時政大小目有諮訪應答該辨一無凝滯務
與帝意諧合及升內閣事務叢脞形神皆耗舉止失措家人有
不記其名者奉詔同編景德朝陵地里封禪汾陰三記閣門客
省御史臺儀制及宸章集歷代婦人文集所著文集百卷唐記
四十卷

陳堯叟字唐夫其先河朔人高祖翔爲蜀令因家閬中父省華
字善則事孟昶蜀平授隴城簿遷櫟陽令開鄭白渠水利均及
弘簡錄

民皆賴之。徙樓煩，令端拱三年，堯叟登甲科，占謝辭氣，明辨上問。誰子王沔，以省華對，卽名爲太子中允、俄判三司都漕，由司改鹽鐵判官，遷殿中丞。河決鄆州，命領州事，俄爲京東轉運，超拜祠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時遇水災，復流民數千戶，殍死悉瘞之。詔書褒美，歷戶吏二員外郎，知潭州，爲人智辨，有餘優。於吏幹入掌左藏庫判吏部南曹，擢鴻臚少卿。景德初，判吏部銓，權如開封，轉光祿卿，拜左諫議大夫，以疾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少師。堯叟初由光祿秘書二丞，直史館久之，充三司河南東道判官，命與趙況等分賑宋亳陳，賴饑民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地氣蒸暑，民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柱州驛，又植樹鑿井，置亭舍，具飲器，人免夭厲，會加恩，交州黎桓爲國信使，前使者往，必厚獲贈遺，桓悉斂之於民。

至斷手及足趾堯叟奏却其私觀又桓界亡命來奔者盡歸之
桓威恩盡力捕海賊以報值歲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兵並糧
汎海以給瓊州其兵不習水利率苦沉溺堯叟因爲規度海北
岸有通角場正與瓊對風便一口可達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
水路接近迺移四州民租輪於場令瓊州歲造番兵具舟自取
人以爲便咸平初詔諸課民種桑棗堯叟以非地所宜請易種
麻苧以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課從之還轉刑部充度
支判官未幾撫水蠻酋蒙令國殺使臣擾動復命爲廣南東西
路安撫使賜金紫事平遷主客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院兼
銀臺司河決王陵口詔往護塞時中外上封事甚衆命詳定利
害拜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幹敏有才詔與直史館孫覿
檢覆刑決三司官吏積滯文牒經五七歲不決者凡省去煩冗

文帳二十一萬五千餘道又減河北冗官七十五員進給事中
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幸澶淵乘傳先赴北砦按視戎事許以便
宜歷遷刑兵二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真宗朝陵權東京留守制
決裁斷獄無繫囚雖大辟止面取狀付丞佐決遣上嘗加訓諭
謂重事宜付有司按鞠詳察改領羣牧制置使多立條約著監
牧議述馬政之重東封加尙書左丞預修國史撰朝覲壇碑進
工部尙書獻封禪聖製頌帝作歌答之祀汾陰爲經度制置使
判河中府禮成進戶部尙書又撰親謁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功
臣號素善草隸詔寫途中御製歌詩刻石五年授檢校太傅同
平章事充樞密使加太尉謁太清宮爲鹵簿使進開府儀同三
司足疾請告帝臨問懇求避位拜右僕射知河陽肩輿入辭許
三子扶掖升殿賜詩爲餞卒年五十七廢朝贈寺中諡文忠錄

其孫知言知章爲將作監簿子師古第進士爲都官員外郎希古至太子中舍賜緋家本富祿賜且厚父子兄弟及諸孫皆任官宗親登科者衆榮盛無比而能禁絕華侈自處儉約事親以孝謹聞毋封上黨郡太夫人進滕國年八十餘尙無恙後諸子卒有所著請盟錄二十卷堯咨字嘉謨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濟州召爲秘書郎直史館判三司度支勾院擢右正言知制誥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內銓特進寒士矯舊格用舉者遷官帝從之歷右諫議大夫集賢院龍圖閣二學士工部郎中出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爲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性素剛戾豪侈不循法度厥武庫建觀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兵自衛用刑慘急杖數致死又以氣凌轉運樂黃目坐徙河南因舉前事不法削職徙鄧州忽忽不自樂帝降詔切責

言上恩所以保佑者始皇恐稱謝還判登聞檢院復龍圖閣直
學士邊臣奏唃廝羅立文法名蕃部欲侵邊以爲陝西緣邊安
撫使知秦州徙同州以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入爲翰林學士換
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皇太后召諭敦遣自契丹修好城壁器
械久不治亟葺完之俄授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鄆州拜武
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澶州卒贈太尉諡曰康肅於兄弟中最
爲少文然以氣節自任工隸書善射子述古太子賓客傳古篤
學能文爲館閣校勘早卒從子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淳
化中與父堯封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辭不就願權其父許之
咸平初始仕爲天水縣尉時學者罕通楊雄太玄經漸獨好之
著書十五篇號演玄奏之召試學士院授儀州軍事并隴西防
禦皆推官坐法免歸不復有仕進意蜀中學者多從之遊後召

至京師除潁州長史再除鳳州團練耀州節度二推官卒有文集十五卷自號金龜子

馮拯字道濟父俊事漢州陰公劉贇贇死繫獄周祖救出之戍安遠軍因徙居河陽拯少以書生上謁趙普奇其狀貌語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登進士補大理評事通判峽州轉知澤州遷太常丞江南旱馳傳賑貸貧乏察官吏能否還奏稱旨擢右正言使河北與轉運樊知古計邊儲還判三司戶部理欠憑由司并度支判官淳化中與尹黃裳王世則洪湛伏閣請立許王元偁爲嗣帝怒悉貶嶺外知端州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通商凡十餘事寇準不悅徙知開州改通判廣州郊恩以左正言爲虞部員外同僚彭惟節以太常博士爲屯田員外書名在惟節上準言其變亂因上書劾準坐罷俄因母喪

徙知江州真宗進比部員外郎中丞李惟清表爲推直官判三
司度支勾院遷駕部咸平初坐考試賦涉譏訕下臺獄尋釋之
明年兼侍御史知雜事劾王超傳潛將兵觀望玩寇不報果致
覆軍命按驗抵罪擢祠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權判流內銓建請
凡蔭補京官試讀經書家狀通習爲中格始得仕同勾當三班
院副向敏中宣撫河北河東宴餞長春殿還以諫議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帝欲修綏州城堡拯與敏中言便與蒙正旦欽若異
帝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二害卒修之循例檢覆三司滯
務遷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首訪邊事謂今歲防秋宜於唐
河增屯兵控定武之北爲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爲中陣天雄軍
置鈐轄爲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從之景德中拜叅知政事
再遷兵部侍郎論事多合上意契丹始盟拯言邊方騷動武臣

幸以爲利帝謂朝廷以信爲守戒備雖不可廢尤當靜治以安
吾民爾其奉承之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拯請兼攷策論不專
詩賦帝謂文論可觀才識命行其言封泰山祀汾陰皆爲儀仗
使禮成進尙書左丞以疾請罷起工部尙書復引疾七年除御
史中丞又以病辭除戶部尙書知陳州帝問何固求閑郡王旦
言馬知節嘗議拯好富貴欲節度使恐爲所量故耳俄再知河
南遷兵部尙書入判尙書都省錢惟演言其純和不比寇準遂
以吏部尙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其冬拜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集賢殿大學士又進左僕射乾
興元年封魏國公仁宗卽位遷司空兼侍中山陵事覺丁謂知
得罪頗哀請惟演云當致力必無大憂拯熟視之惟演踉蹌及
對承明殿太后怒甚欲誅謂拯言謂固有罪但恐帝新卽位亟

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少解，遂令代爲司徒。玉清昭應宮使
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又爲山陵使。始謂請山陵名曰鎮陵，
拯改爲永定，不知翼祖已名定陵，追改爲靖陵。當時議者譏拯
不學，恨無正之者。時拯爲首相，欲躡謂故迹，賴王曾曉以禍福，
且逆折之，因不敢肆。凡大事一決於兩宮，尋奉安真宗御容於
西京，以病告。賜白金乞罷，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
判河南卽臥內，賜告及旌纛，拯自奉。寶後太后遣內司賓撫問，
故爲儉陋，被服甚質，還奏賜以衾裯、錦綺，薨贈太師。中書令諡
文懿，拯爲人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林特嘗詣私
第，累日不得還，白以容事使詣中書，旣至，遣堂吏問公事，何不
自達？卒不見，特愧而去。惟演營入相，以太后姻家亦不許之。
子行已字肅之，蔭補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歷知憲石保鎭。

冀莫定七州所至以能稱治狀咸異詔增秩韓琦薦爲代州鈐
轄管幹河東緣邊安撫事進西上閤門使四遷客省使更高陽
關秦鳳定州大名府路馬步總管以衛州防禦使致仕預洛陽
耆英會年八十四卒贈金州觀察使 仲巳字齊賢蔭補右侍
禁累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桂州兵馬都監運使俞獻可辟
薦知廉與宜州天聖中改桂宜融柳象沿邊兵馬都監專管溪
峒事知邕州明道中領榮州刺史移薨梓廣西南路鈐轄安化
蠻犯邊官軍不利仁宗遣中人趣討日夜馳至宜州繕器械轉
糧餉適區希範應募擊賊由三路以進蠻見仲巳出陣仰泣羅
拜曰不圖今日再見馮公遂棄兵械率衆詣軍門降論功遷西
上閤門使抑希範功編管全州已而道歸謀亂嶺外騷然議者
皆罪仲巳尋領果州團練使改右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卒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父諫擢明經仕至右補闕武畧大
夫終崇儀使利用少喜談辯慷慨有志操蔭補殿前承旨改右
班殿直廊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景德初奏事行在會擇使契丹
者以爲重事毋輕用人樞密王繼英薦授閤門祗候崇儀副使
奉書詣軍前帝語以此行契丹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
國已久不可許若求金帛漢有故事可許之既至果議關南地
對曰晉人以地畀契丹周人取之非緣我朝不敢與聞若求金
帛歲佐軍用尙不知帝意可否其政事舍人高正遠前曰我引
衆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愧吾國人多矣利用曰子盍爲契
丹熟計利害果如子言恐連兵結讐不得少息契丹度不可屈
遂定和議奉約書以歸擢東上閣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四
年宜州卒陳進因知州劉永規馭下殘酷乘衆怨併監軍殺之

刼判官盧成均以叛陷柳城圍象州分兵掠廣州嶺南騷動帝
曰向者司天占候當用兵朕固憂遠方守將非其人以起邊釁
今果然乃拜爲廣南安撫使初武仙縣賊皆持健標蒙采盾衣
甲堅利鋒鏑不能入利用使壯士奮長鎗巨斧破其標盾斬首
以徇嶺南悉平歷遷引進客省嘉州防禦三使出爲郾延路總
管祥符七年拜樞密副使知宣徽北院事進樞密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在位頗恃功與丁謂明黨相結當李廸爭論帝前言
及利用恚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廸捐軀以入不測之寇廸不
逮臣廸坐是免遂以檢校太師兼太子少保爲會靈觀使進尙
書右僕射乾興初封韓國公仁宗卽位加左僕射兼侍中武寧
軍節度使契丹使蕭從順桀驁稱疾留館下不時發利用請一
切罷遣使問勞從順引去加司空領景靈宮使班宰相王曾上

未幾會領玉清宮使班應在上閤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御殿久之趣追班會抗聲奏宰臣王曾告謝始退居下尙在次相張知白上其驕蹇若此尋召張旻爲樞密疑其代已始懼悔焉爲人悍梗少通以勳舊自居力裁僥倖凡內降恩執持不予后亦嚴憚稱爲侍中不名而中人貴戚左右咸怨利用奏事簾前間以指爪擊帶鞋左右輒以白后曰在先帝時敢爾耶后始領之復揣知所降有可從者給言親舊及家媼陰諾臣已而果驗后疑有私怒之又奉詔戒飭羅崇勳去其冠幘詬斥良久崇勳亦恨會從子汭爲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呼萬歲爲州民趙德崇告命崇勳往按坐汭杖死遂罷利用尋謫左千牛衛將軍又坐私貸景靈宮錢貶崇信軍節副使房州安置行至襄陽驛投繯而絕議者言其在朝忠盡有守始終不屈死非其罪天下冤

之明道二年追復故官後贈太傅諡褒悼命學士趙槩作神道碑帝爲篆額曰旌功之碑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宗初上平晉策補右侍禁隸大名府契丹內寇由間道發兵夜與遇力戰死之贈崇儀使錄竦乃陽縣簿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曆律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爲文典雅麗舉賢良方正擢充祿寺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賢院兼國史編修判三司都磨勘司爲右正言帝幸亳州監留守推官仁宗封慶國公命教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領玉清景靈宮會真觀事遷戶禮二部員外郎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妻楊氏亦工筆札有鈎距以竦多內寵悍妬不諧竦出訟竦陰事左遷職方員外歷知黃鄧襄三州歲饑勸大姓出粟全活者衆仁宗卽位轉戶部郎復知壽安洪三州洪俗尙

鬼竦至索部中巫覡盡還農業毀其淫祠竦材術過人然急於進取喜交結任術數傾側反覆世以姦邪目之居內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與宰相欽若善因左右之言於太后起復知制誥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兼翰林侍讀龍圖三學士勾當三班院兼譯經潤文官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修國史遷給事中初武臣賞罰無法吏得高下爲姦竦因集前比著爲定例事皆按比而行天聖七年改叅知政事充祥源觀使增設賢良等六科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與呂夷簡不協復爲樞密副使歷刑兵二部侍郎進尚書左丞太后崩罷爲禮部尚書進知襄穎二州京東饑徙青州兼安撫使又改刑部尚書知應天府寶元初山部尚書入爲三司使元昊反拜泰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聽便宜行事復徙忠武軍知涇州進宣徽南院使兼陝西經畧

安撫招討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徙屯鄜州。條上十事。一教習
驍弩。以爲奇兵。二勦廢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喚所囉父子。并力
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
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
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砦。視賊緩急。棄小保
大。以完兵力。九許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省並邊冗兵
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當時頗採用之。朝廷多向邊臣議出
師征討。疎言未便。又雅意在朝。不樂西事。請解兵柄。改判河中
府。徙蔡州。慶曆中。召爲樞密使。臺諫交章論疎在陝畏懦不肯
盡力。每托兵少爲辭。實懼敗衄。其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
勅使臨督募土人爲兵。仍爲御史楊偕議。屈每遇巡邊置婢帳
中。幾致軍變。爲元昊輕侮。募得疎首者。與錢三千。今復用之。何

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諫官余靖又論前者累表引疾一聞召用兼驛而馳若不早決伺面對叙恩感泣左右復爲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徙知亳州改吏部尙書資政殿學士既至上書自辨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判并州請復宦者走馬承受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知政制下臺諫復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懷欺不忠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同列執中議論難合不與共事改爲樞密使封英國公請析河北爲四路時有親事官夜入禁中爲亂凡領皇城司皆坐逐獨楊懷敏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爲竦曲庇之值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趣召學士張方平語以夏竦姦邪致天變如此宜出之遂罷知河南未幾加兼侍中褻明室徙節武寧軍進封鄭國公錫賚與輔臣等自此遇大禮將相居外者始有賜

尋卒贈太師中書令文莊生平文學有名朝廷大典策屢以
屬之多識古文奇字有文集一百卷爲郡多治績喜作條教立
閭里保伍之法盜賊不敢發人亦苦其煩擾治軍尤嚴敢誅殺
卽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羣剽州郡莫能止密
以告竦俟其至誅斬殆盡其威畧多類此然性貪鄙數商販部
中在并州俟侵盜所貿易資至杖殺之積累家財鉅萬自奉侈
靡多畜聲伎所在陰間條屬使相徇阻以鈎致其事遇家人亦
然子安期字清卿以任爲將作監簿召試賜進士出身累遷
太常博士提點荆湖南道刑獄爲開封府推官又判三司鹽鐵
勾院出爲京西轉運使所部盜起剽劫州縣與光化軍叛卒勢
相合督將吏捕斬殆盡轉河東累遷工部郎中江淮發運使入
爲三司戶部副使會元昊納款命往陝西與諸路經略安撫議

損邊費省吏員汰邊兵不任役者五萬罷天章閣待制陝西都
轉運使徙河北進兵工二部郎中知永興軍進龍圖閣直學士
吏部郎中知渭州簡弓箭手驍勇萬人爲步兵騎又半之教以
戰陣法由是土兵勝他路又籍塞下閑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
萬斛以備振發名曰貸倉遷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徙延州
父憂服除求兼侍讀入侍經筵爲世所譏復提舉集禧觀知延
州州東北阻山無城郭敵騎嘗乘之至卽開廣數百步四面完
葺元昊請畫疆界奏以方暑不煩遣使與衙校畫之未幾卒遣
中使護喪安期雖乘世資頗以才幹自厲朝廷數器使之然無
學術奉養聲伎不減其父

冊曰長君之惡罪在元臣逢君之惡五鬼通神馮陳曹者
碌碌因人疎也嗜進姦邪誤身貽我袞闕辱我縉紳

弘簡錄卷一百之一終